

致命游戏2

DEAD CERT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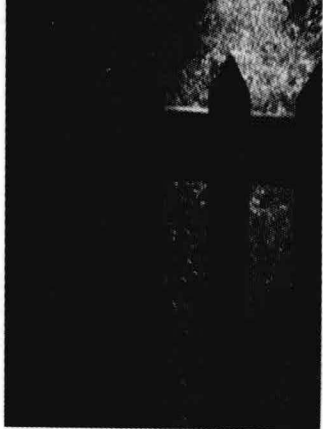
隐身士

[美国] 玛丽亚·斯图尔特 著 孙亚英 译

她总觉得身后有人，她的感觉是对的。

 江西教育出版社





致命游戏2

Dead Certain

隐身士

[美国] 玛丽亚·斯图尔特 著 孙亚英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4-2010-057 号

Dead Certain

by MARIAH STEWART

Copyright: © 2004 by MARTI ROBB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LLANTINE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身士 / (美) 斯图亚特 (Stewart, M.) 著 ; 孙亚
英译. —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92-5609-2

I. ①隐… II. ①斯…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5633号

出品人：傅伟中

总策划：闫青华

责任编辑：熊侃饶 伟

特约编辑：沈丽凝 刘霁

封面设计：万语设计联盟·一鸣

隐身士

[美] 玛丽亚·斯图尔特 著 孙亚英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330008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字数 190 千字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1.25

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2-5609-2

定价：28.00元

不要用超自然的罪恶之源为自己找借口，
人类本身就擅长各种罪行。

——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

引子

2004年2月

哼，他讨厌这种鬼天气，讨厌雨雪打在车窗上的样子，丝丝作响，就像条老掉牙的大蛇，让人作呕。他讨厌从那座大石头房子后刮过院子的寒风，像刀子一样锋利，又像长了牙齿似的，径直咬穿了他身上的夹克。监狱押解车停在院子里让车上的人下来。他们笨拙地从车的侧门钻出来，此后看押他们的任务就由同车押解的警察转到了当天法院值班人员的手上。

和他同车到法院的还有三个犯人：一个小家伙，细胳膊细腿的，满脸粉刺留下的疤痕，带着满腹心事；一个大高个，很安静，手指修长，目光坚定；还有个老头是他隔壁牢房的，管自己叫狄林杰尔^①，虽然监狱里所有人都知道他叫沃尔多·斯科特。“高原牧场”——也就是那监狱的每个秘密角落里都盛传着沃尔多今天早晨要逃跑的谣言。

文斯·乔达诺希望这个谣言不假，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他就想看看沃尔多怎么逃，会不会成功。这些日子以来，

^①约翰·狄林杰尔(1902-1934)是1933年由于一连串银行抢劫案和至少三起谋杀罪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为头号公敌的美国歹徒，最后在芝加哥百高福戏院前，在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联邦特工的枪战中死亡。

生活中真正的乐子实在太少了。

另外，他还同那栋监狱楼里的人打了个赌呢。

乔达诺将赌注下在法院这头，这并不表明他真的相信本地警察局有什么真本事。一轮上诉之后，在听证会和预审期间，多少回从法院进进出出，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总而言之，他算了算自己在“高原牧场”的日子，几乎平均每五天就有一天是在法庭度过的。他把这里大多数的警察都摸透了，但并没有任何一个警察给他留下多深的印象。在监狱里，他们在背后都管这些警察叫巴尼·法伊夫^①，穿着暗绿色制服的巴尼·法伊夫，办事效率也和电视剧里那个倒霉蛋警察差不多。

不过，乔达诺还是认为沃尔多逃出监狱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这幢旧建筑物里给人藏身的地方并不多，他最好的下场也就是在当地执法机构找到他之前，消遣上几个小时。今天早上乔达诺就是这样和隔壁牢房的家伙打赌的。

在七号法庭的小小休息室里，乔达诺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等着律师的到来。哈里·马图塞克收费昂贵归昂贵，不过他确实是那里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之一，的确名副其实。就事论事，文斯觉得还是物有所值的，把房子卖了来为自己辩护，他一点都不后悔。

再说了，他还要房子做什么？他已经没有家了。三年前那个炎热七月的一天，他亲自料理了一切。

^①美国电视剧《斯蒂夫·艾伦秀》中名叫巴尼·法伊夫的警察，笨拙，轻率，鲁莽。

“乔达诺？”门缝里探进来一个年轻警察的脑袋。

文斯只动了动眼珠子朝上瞟了一眼。以前他在电影里看到过这个动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动作让那个演员看上去既邪恶又酷毙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模仿这个动作。

“今天早晨会有点耽搁。”警察开口说道，随后转过头去，因为门后面有人在他说话，文斯看不到那个人。“啊，我马上回来……”“吧嗒”一声，门被关上了。

文斯靠回到硬邦邦的椅子上，猜想外面走廊里发生了什么事，大清早，就这么大动静，有点不太寻常。他尽量在手铐允许的范围内让自己坐直，想看个究竟。

叫喊声，还有飞快跑过休息室外的人踩踏瓷砖地面发出的声音。叫喊声越来越多，脚步声越来越频繁。

文斯微微一笑，一定是老沃尔多逃跑了。他很想知道他们需要多久才能逮住沃尔多。他暗暗跟自己打了个赌，不出中午沃尔多就会戴着手铐脚镣回来。这个小插曲对于文斯的法庭审判会有什么影响，尚待观望。文斯在痛恨沃尔多小小的越狱浪费自己时间的同时，也对沃尔多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所表现出来的公然反抗和主动出击精神表示由衷的赞赏，觉得能让当地警方追得晕头转向倒也不失为一桩乐事。他决定不再抱怨沃尔多的小小乐子了。

文斯百无聊赖，心想那些警察找到沃尔多后会不会一枪要了他的老命。突然，门开了，警察带了个小伙子进来，和文斯一样戴着手铐。文斯老觉得这个警察应该姓苟，因为那张长脸

总让他想起贝塞猎狗^①。

“今早有伴啦。”苟警长一边说，一边指了指靠墙的椅子。那个新到的犯人一言不发地坐了下来。一个警卫立刻“咔嚓”一声把手铐铐在椅子的金属扶手上。

“不记得想要同伴来着。”文斯又动了动眼珠子，知道这总能惹恼苟警长。

“忘记问你介意不介意。”苟警长关门出去。

“你知道外面出了什么事吗？”那个小伙子兴奋地问道。文斯认出来了，是坐同一辆车从监狱过来的。

“外面出了什么事？”

“很多警察，很多很多。两三个局的警察，还有州里的警察，都在到处乱跑。”

“我猜可能是有关押的人逃跑了。”文斯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觉得这会让他看上去显得聪明睿智。

“真的吗？你认为有人逃跑了？有人从监狱逃跑了？”那小子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今天早上，你也在车上。”

小伙子点点头。

文斯告诉他自己也在车上，“我和沃尔多——我猜就是那个逃跑的人，我们都在车上。有谣言说他打算开溜。”

文斯微微一笑，倒不是为了让这个男孩子——他看样子还

^①贝塞猎狗是一种短毛的猎狗，原产于法国，这种狗身体长，腿短，且有长而低垂的耳朵。

不到二十岁——感到自在，而是想让他明白自己的眼前人可是个大坏蛋。这是他这些天来唯一的乐趣。

“你觉得他能逃脱吗？”

文斯还没来得及开口，门又开了，又一个犯人被带了进来。

换了个警察。“到啦，伙计们。你们又有伴儿了。”

坐着的两个人看着犯人拖着脚走了进来，又高又瘦，看上去三十五六岁的样子，褐色的头发理成了个小平头，脸上带着种愉快的神气。文斯想起来了，就是一路上坐在后车厢里，连眼神都懒得和别人接触的那位仁兄。

警察把新来的犯人在椅子上铐好，离开时警告道：“给我老实点，小伙子们，别想玩什么花样。门口有一个看守，他可带着家伙呢，你们要是敢动一下，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撂倒。”

门关上后，新来的人轻蔑地说：“够狠的，你们觉得呢？”

“他只是想吓唬吓唬我们罢了。”乔达诺耸了耸肩，然后就当地警方的枪法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郡里没有一个警察能够从十英尺开外开枪打中一个人，他们没那个本事。”

新来的人问：“这么说你以前来过这儿？”

乔达诺承认在这里度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了。

那个年轻人开始变得不安起来，在椅子上扭动着。“你们觉得他们在外面做什么？”

“我来告诉你吧，他们在玩《沃尔多在哪儿》的游戏^①，”

^①《沃尔多在哪儿》是一本儿童图画读物，读者要从图画上的一群人中找到主人公沃尔多。

乔达诺回答道，“沃尔多·斯科特，就是今天早晨和我们乘同一辆车来的人。不知怎么脱了身，颠儿了。”乔达诺回头看看那个年轻的犯人，“明白了吗？《沃尔多在哪儿》？”

年轻的犯人摇摇头说不知道，那两个年纪大点的犯人就费劲地解释，就是书里头那个穿红白条纹衬衫还是戴着红白条纹帽子的家伙来着，其实他们俩也想不起来到底是穿红白条纹衬衫还是戴红白条纹帽子了，反正就是那个你得在书里一页一页翻，在每张图片里都能找到的家伙。

他们三个人断定，由于所有的执法警力都去搜查逃犯了，所以现在法院肯定处于一级防范禁闭状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把他们三个关在同一间房间里，而不是将他们三个分别关押在有警卫看守的单间里了。搜查逃犯需要所有的警力，显然，有人认为将这三个犯人临时关在一起很安全，因为在监禁期间他们没有暴力倾向，而且被手铐铐着，他们也不大可能学沃尔多的样子越狱吧。

乔达诺朝最后进来的犯人点点头，问道：“你怎么进来的？”

“因为闯红灯，被拦下来了——”

“还真是男子汉所犯的罪行。”乔达诺挖苦道，“那么解释一下你为什么戴着脚铐。”

“——那是因为有一个和我名字一样的家伙正在被警察通缉。你呢？”那人问乔达诺。

“为一件悬而未决的判决来上诉的。”乔达诺说道。

终于，三人中年纪最轻的那位开口问道：“为什么？”

乔达诺冷冷地答道：“家庭纠纷。”

那年轻人抓住机会开始抱怨说他今天本来应该是要开庭审判的，可是沃尔多可能会将他的事情搅黄了。

“他们控告你什么？”小平头问他。

“嗯，他们说我的那个女人的梢，可我从来没有盯过任何人的梢。”他抗议道。在乔达诺听来，这只不过是更多的抱怨、抱怨、抱怨。“她是我的女人，明白吗？他们把整件事情都搞错了。”

小平头又问：“那她肯定向他们控告了什么，才会指控你盯梢。她对警察说了什么？”

“她被搞糊涂了，警察让她撒了谎。”小伙子一边抗议一边咕嘟着，说整件事本身就是个误会，并且火气越来越大。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小平头接着问。

乔达诺差点想堵上他的嘴巴。这家伙有没有搞错啊？谁会介意这小子叫什么名字啊？

这两位“室友”开始让他感到厌烦了，不过，与此同时又暗自庆幸，不知是哪门子的运气，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和这两个人接触过。

“阿彻·洛厄尔。”小伙子回答。

阿彻？老天，这是什么烂名字啊？乔达诺在心里暗暗发笑。在他住的小区里，有叫维克的，有叫弗朗基的，还有叫托尼的，可能偶尔还有叫维托或拉尔菲的，可是阿彻？

拜托。

“我叫柯蒂斯·钱宁。”小平头自我介绍道。

“嗯，阿奇^①——”乔达诺开口了。

“不要叫我阿奇，”小伙子斥道，“不要再叫我阿奇了。”

“停，伙计。冷静点。”乔达诺强忍着不让自己咧嘴笑出声来，这小子可能会把高度警惕的守卫引上门来。门外面的叫喊声依旧，很显然，搜查还在继续。现在有些警察可能已经开始精神紧张了，不过也没必要自找麻烦是吧。要不是想让他安静下来的话，他才懒得理会这小子呢。不过最好还是安抚一下这家伙，虽然他痛恨这么做。“别生气，没必要这么生气嘛。”

“我讨厌阿奇这个名字。”小伙子嘟囔着。

乔达诺真想放声大笑。这小子到这里来了之后，总算说了句人话……

不过，他说道：“那好吧。你叫阿彻，我叫文斯·乔达诺。我的名字是照我的叔叔文森佐取的，不过，我们俩现在都不理睬对方了。那狗杂种竟然出庭作证，对我不利，还说什么血浓于水呢。”

的确是杂种。文斯的叔叔出庭作证了，就坐在那里，坐在离自己十五英尺的地方，流着泪告诉法官和陪审团他亲眼看到自己的侄子追打老婆追打孩子，而他文森佐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他。他说，这个遗憾要带到自己的坟墓去了。杂种！

乔达诺抬起头，发现阿彻这小子正盯着他。

^① Archie（阿奇）是美国一系列漫画、连环画以及卡通片的男主角，全名为 Archie Andrew。

“我知道你是谁了，”小伙子压低了声音，“所有的新闻频道上都报道过你。你被捕时我也在报纸上见过你。”

“是啊，很多报道。”乔达诺承认了，暗自高兴自己被认出来。毕竟自己在当地也算个名人嘛，“审判在电视上播了很多次。”

乔达诺知道钱宁有话想问，但却没问。相反，他们静静地讨论这次一级防范禁闭，讨论外面会有多少新闻媒体报道今天的事情。钱宁靠窗口最近，可以看到法院草坪上媒体的种种活动。

“我觉得，要是就因为他们丢了个人找不到就耽误了我的审判的话，那也太不公平了。”洛厄尔又开始抱怨了。要是可能的话，只要给两分钱，乔达诺就立刻把他弄出去。乔达诺恼怒的眼神让小伙子瑟缩了一下，他收声了，乔达诺开口道：“审判被耽搁了，我也很不高兴。本来我们大家今天都有重要的事。我的律师认为他可以推翻我的定罪。”

“你被判了什么罪？”钱宁问。

“枪杀我的老婆，等等。”乔达诺想看看钱宁脸上的反应，但什么反应也没有。

“你有吗？”钱宁只稍稍抬了抬眉毛。

乔达诺得意地笑了笑。

钱宁好像把这视作默认了。

“他们怎么能推翻定罪呢？”钱宁好奇地问。

“因为那个指证我的警察，就是那个提供所有对我不利证据的警察，他扯了谎，而且所有和调查相关的人都知道那小子撒谎了。”忘乎所以的小杂种！以为给我套上绞索了？他帮了我此

生最大的大忙了，那蠢蛋后半生都得忍受自己所做的蠢事，是他的谎话让我自由了。

“他们就这么放过你了？如果有人说谎的话？”阿彻那小子全神贯注地听着，暂时把自己的抱怨抛到了一边。

“对。”

“难道他们不会重审你？”洛厄尔问道。

“不会。我的律师说，他们的污点证据连证明我不遵守交通规则都不够。第一次审判的时候，检察官使出全力控告我，把想得出来的都拿来审问我。但是，所有这些指控都是基于那个蠢蛋警察的证词，他撒了谎。他所说的一切，他在审判时所说的狗屁内容都是捏造的。我的律师后来证明了，这全是谎话，然后那个警察不得不承认全是他捏造的。他们将不得不放我出去，我的律师说随便哪一天都有可能。”

乔达诺闭上眼睛，回想起马图塞克在法庭上羁押听证时站起来宣布他有证据证明比尔·卡鲁索警长捏造证据、睁眼说瞎话，他马图塞克有证人可以发誓证明，卡鲁索自己承认这么做是为了让乔达诺因谋杀自己的老婆和儿子而被判处最高刑罚，回想起当时检察官脸上的表情就感到好笑。

比尔小子，现在谁后悔了呢？

“文斯，你出去后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小伙子问道。

乔达诺笑道：“那得看看我会不会被逮住了。”

“要是不会被逮住呢？”

“什么，不会被逮住吗？”

“是啊，如果你可以爱干吗就干吗，什么都可以做，而且不会被逮住的话。”洛厄尔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那我得好好想想。”

洛厄尔鼓动他：“想三件吧，我们每个人都想三件吧，如果我们知道不会被逮住而想做的三件事。”

三件？要是知道自己不会被逮住的话？老天，有这么多的……

哈！文尼叔叔，不过呢，他得了肺癌，一条腿都迈进棺材了，这对文斯来说，缺点是还不够快。然后就是在他被捕后对自己不闻不问的家人。他母亲，自己的母亲，和自己脱离了母子关系，但他总不能杀自己的老妈吧。这种事情也做，那还能算人吗？

“如果不会被逮住的话，我会把一颗子弹射进我前岳母大人的脑袋。然后我会对付那个女人，那个为法庭工作的辩护人，是她要求法官把我的孩子从我身边带走。然后是那个法官，她说我不能再看望自己的孩子。”

乔达诺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说话声音有多大。在短短的一瞬间，那种情绪又抓住了他，那天走进他和戴安那个无情的小婊子共同的家时那种令人窒息的绝望情绪又抓住了他。在那种情形下，他做了任何一个真正的男人都会做的事。

没有人可以抢走我的东西，没有人！我的老婆不能，法庭也不能！没有法官，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不可以看望自己的孩子。

在法院的羁押听证上，他的大喊大叫声依然在耳畔回响。这些话让他在郡监狱里被关押了四十八个小时。法院发出了防

止虐待戴安的保护令，好像一张破纸就可以阻止文斯·乔达诺做那些必须要做的事情。

乔达诺将双眼紧闭了一会儿，把自己的话塞回到内心最深的地方藏起来，全部藏起来，让自己回到现在，回到现在这个地方。

“你的孩子现在在哪里？”钱宁的问话暗示他可能已经猜到了些什么。

“和他们的母亲在一起。”乔达诺迎着钱宁的目光，挑衅地等着他的评价。

钱宁很聪明，没再说什么。

“阿彻，你呢？假如你可以随心所欲而又不会被逮住的话，你会做什么？”乔达诺平静地问，“记住，你也有三件事。”

“我不知道。”小伙子说道，似乎在努力地思考这个问题。“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是那个家伙，那个老是骚扰我女人的家伙。可能是他吧，如果他还在附近的话。还有就是她的邻居，那个好管闲事的婊子。”

阿彻的怒火越来越旺。乔达诺真想知道他气极了会怎么样。

“那你的女人呢？”乔达诺问道，他想知道能把这小子的怒火撩拨到什么程度，“她好像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啊，她才是叫警察抓你的人吧？好像你应该找她算账才对。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

“哦，没错，我会去找她算账的。从这里一出去，我就去找她算账。”阿彻的怒火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乔达诺对这种狂怒

并不陌生，他感到只要轻轻推一下他就要爆发了。

不过乔达诺并没有再推一下，虽然看着这小伙子失去控制很好玩。他开始和房间里的另一个人说话。

“你呢，钱宁？你想要做的三件事是……”

钱宁耸了耸肩，“文斯，我不知道。”

“哦，好吧。”乔达诺点点头，“你进来是因为搞错了身份，违反交通规则才被抓的。我猜你想见的第一个人应该是另一个柯蒂斯·钱宁，然后可能是逮捕你的警察——”

钱宁哈哈大笑起来。

“嘿，柯蒂斯，我们只是在这里胡说八道而已。肯定在什么地方会有什么人，是你一有机会就想给他们点颜色瞧瞧的。”乔达诺注视着钱宁的表情，本能地意识到这个人也见识过阴暗的角落。毫无疑问，他开始认出柯蒂斯·钱宁眼睛里面的东西了。

“嗯，我过去生活中的三个人……嗯，我想得在我继父那边停留一下。其实，他不是我的继父，因为他并没有和我母亲结过婚。不过，他呀，是的，我想去看看他。”

“还没到三个呢。”乔达诺催他继续往下说。

“有个作家，和他聊聊，我不介意。”钱宁点了下头，动作细微得几乎看不大出来。

乔达诺心想，奇怪，他倒真想知道什么样的作家会引起像钱宁这种人的注意。他很想知道。

“那也才两个，”阿彻说，“还有一个。”

“嗯，我还想见见那位可爱的联邦特工，”钱宁神秘地笑着，